



雙城記

何冀平

### 顧威，不要走

顧威是我的老師、導演、兄長，36年前，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開始排演《天下第一樓》，顧威是導演之一，當時顧威是中青年演員、新晉導演、編劇，夏淳導演栽培青年，邀顧威聯合導演。我剛出校門不輕，面皮薄，不會與人交往，不善言辭交際，面對夏淳這樣的帝王級大導演，大氣都不敢出，但劇本二度創作，編劇必須和導演深入溝通，把想法準確傳達給導演，好在有顧威，他看出我的焦慮不安，叫我別著急，他向夏淳導演傳達，其實以他的位置，許多話也難以開口，有多少為難之處，從來沒聽他說過。

戲就這樣排出來了。第一場首演是1988年6月12日，北京人藝建院36周年，夏淳出於對年輕作家的推介，安排我上台謝幕，北京人藝一向不設主創人員上台謝幕，這是例外。我說，如果我上台謝幕，兩位導演也要謝幕，夏淳同意了，但顧威怎麼都不肯上台，於是，我們都沒有上台。戲演出了，受到空前好評，但也有行內人說：「這種戲，最多演不過40場。」我慌了，打電話給顧威，他一絲沒有猶豫，斬釘截鐵地說：「我保你400場。」那語氣，我一世都記得。

2024年《天下第一樓》演出第587場，顧威安排我上台謝幕，又是例外，我上了台，並請出導演顧威和閻銳，大家請他說兩句，他亮出中氣十足的嗓音，只說了一句話：「感謝何冀平！」我眼淚

奪眶而出。就在不久前，顧威告訴我，明年2025年《天下第一樓》將安排演出14場，完成600場。幾十年過去，500多場演出，顧威都在，除了排練必到場，每天晚上，都坐在後台導演室守著監視器。

現在時常說經典，什麼是經典，怎樣對待經典？顧威說：「經典不容篡改，經典不可篡改，不可肢解，不可凌遲。」《天下第一樓》他不允許改動一句台詞，連「嗯、啊、的、是、嗎」這樣的語氣詞都不准添加。他說：「中國話劇不過百年，真正的經典屈指可數，它們培養成就了多少導演演員，滋養了多少觀眾，我們要心存敬意，不可有意無意間自毀現實。」這種擲地有聲的真話，是顧威的「經典」。

12月13日清早醒來，突然頭暈，天旋地轉，恢復神志，打開手機看到哀訊：12日下午2時顧威突然離去，這是不是感應告別……演藝這一行是最私有的，卻又容不得一點自私，顧威心裏只有「戲」，名和利都不入他眼，我記住你說的：「愛自己心中的藝術，不是藝術中的自己。」

感謝你，守護《天下第一樓》36年！



作者與顧威導演。作者供圖



此山中

鄧達智

### 從細節看倫敦

疫情前，聖誕節，跟同伴前往倫敦，跟當地的家人一起過節。在下倫敦上過課，生活過，感受過交通比較呆滯，天氣比較濕寒，食物比較一般，12月或雨、或霧、或雪，無幾幾陽光普照的實情，也無特別反感。

同伴帶點埋怨：下次再揀冬天來倫敦，拜託，請勿打擾我！

疫情之後，去年6月再返倫敦探望家人與朋友。外甥女安排好在Woolwich地鐵站接待，然後開車回去格林尼治（那些年電台廣播：格林尼治標準時間的「威」音，深入人心……錯！錯！錯！讀Greenwich去W音，從N唸，粵音讀法應為「格林尼治」，而非「格林威治」，英式教育那麼多年，何解港人英語水平一般般？從學校或民間教育開始，並不全心力教好，糊混且過了事）。從機場搭上英女王伊利沙二世臨終前，剛好主持以她之名命名的地鐵Elizabeth Line啟用儀式的新線路，以為一車即過，無須轉車……先莫開心，英國鐵路及地鐵經常性壞車或罷工是家常便飯。果然，車到Paddington站，廣播停頓。熟悉倫敦及懂英語還好，雖然轉車等車平白浪費超過45分鐘，總算到步。可憐那些不懂英語，年紀老邁碰上舊車站並無電梯服務，又需提著既重且厚行李，茫茫然不知所措的遊客。



垃圾當道，途人視而不見的倫敦通衢大道。作者供圖



七嘴八舌

小臻

### 具社會責任的企業家

今天是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澳門有一連串慶祝活動，自然成為傳媒的焦點，而且大家都覺得澳門近年的發展成績很亮眼，在祖國支持下，澳門政府和企業家合力把澳門打造成世界娛樂休閒中心，把澳門的「名片」擦得更亮。

在筆者眼中有個女企業家格外亮眼，她就是賭王何鴻燊的千金何超瓊，2019年9月看到她在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2次會議並發言。她為香港發聲：向世界說出真實的香港。已經很敬佩她。最近看到她在澳門打造「保利美高梅博物館」就感受到她的視野廣闊和魄力強勁，也明白到賭王為何那麼器重她，大概早就看到女兒的領導才能。

何超瓊給人感覺剛柔並重，既有西方時尚品味，又有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做事大方得體，勇於承擔。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毫不含糊，不會因為顧及家族生意問題而退縮，底氣十足，這點不容易。

商場上是女強人風格，另一方面熱愛文化藝術，把握好中央規劃澳門要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機遇，立即為澳門美高梅找到好的發展路向。美高梅攜手保利文化以國家一級文物展示的標準打造「保利美高梅博物館」，看到剛於11月開幕的「保利美高梅博物館」的氣派和格局，就不禁佩服她肯投資這麼大。正如何超瓊形容這是澳門首個「國家級」博物館，把國家力量和本地企業結合，它將來不僅是博物館，還會圍繞文化產業繼續延伸，填補澳門文旅方面的空白部分，愈發靠近澳門要適度多元化的

目標。

澳門歷史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在「一帶一路」有自己的位置，何超瓊認為澳門要用好國家政策和自身優勢。所以，博物館以「海上絲綢之路」為首展主題，透過科技、工藝和人文敘事的三層革新，圍繞東西方文化的交匯展開，分為季風、文脈、交織、聯結4個主題空間，與近20家國有博物館及國際文化藝術機構合作，國內外著名當代藝術珍品作亮點。

她透露因為他們的博物館很創新，超越傳統博物館，是運用先進科技以沉浸式體驗形態出現，吸引年輕一代，也要令市民大眾容易接近文化藝術，令市民為自己的城市感到驕傲，才能講好澳門的故事。的確是好方法，若一個城市的居民不為自己的城市自豪就不會講好其故事。她將博物館投資看成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和使命。為澳門與中外文化交流搭建新平台，幫助培訓未來參與澳門文旅發展的主人翁。目前陸續有其他國家級及私人博物館有興趣合作，她將博物館作為切入點進一步打造「澳門品牌」策略是十分重要及有遠見。如果一個城市多些這樣的企業家就肯定發展得更快更好。

面對香港市民鍾意「北上」消費，香港某些企業家就自怨自艾，何超瓊則非常正面看待港澳人士「北上消費」，意味港澳區內市民有機會相互享受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的便捷，而港澳區也得益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客源，愈來愈多遊客往來，總有人得益，都是好事。

企業家能以大灣區的視角去規劃發展藍圖，懂得把握機遇就可立於不敗之地。



百家廊

鄧冬梅

### 拜謁李調元讀書台

一場大自然精心安排的梨花盛宴，將羅江李調元讀書台——鶴鳴寺裝飾得富麗典雅，雍容華貴。這一天，彷彿是為我的到來而準備，又彷彿不是。

梨花們競相綻放了。潔淨、潤澤、恬淡、和美，羅江文友也驚嘆不已，說鶴鳴寺的梨花從來沒有開得有今天這麼好。鶴鳴寺紅牆灰瓦，飛簷斗拱，在高大的開滿素潔花朵的梨樹掩映下，莊嚴又輕靈。青苔點綴的台階上，有片片花瓣淺淺地斜躺著，偶爾有一點風，就有三片五片花瓣嫵媚地飄落下來，有「靜美」之意，人在其中，心也清了、靜了。

院中有「吟書亭」，六角攢尖式亭頂，亭中有石桌石凳，周邊是半斜的美人靠。亭上有聯「亭臨江村秀色，寺育翰林文峰」。入亭、落座、低頭，便是讀書好所在，仰頭，則無心讀書。梨花開得清淺淺，任何一個角度，都是一幅極美的畫面。於是我想，李翰林在這梨花爛漫的季節也是不會讀書的，讀書與賞花皆不可辜負，但書可日日讀，花卻不是日日有。於是戲填一首《聲聲慢·過李調元讀書台》以告慰李調元：

垂楊婉轉，碧水清歡，坡前翠擁蕊艷。但見春光浸染，讀書台畔。飛簷斗拱映掩，寺廟前、有鶴鳴現。扣鎖環，禮謙謙，信步漫遊芳菲苑。

滿眼梨花璀璨，枝蔓蔓、吟書一亭清淡。陣陣風兒，挽落一星兩盞。輕撓更兼慢撓，醉醺醺、麗日照暖。怎弄卷？待落盡香雪不晚。

梨花紛紛揚揚，彷彿之間，就有了「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感慨。或者，李調元在吟書亭裏仰頭看的某一刻，正重合了此刻的畫面。或者，他也如我這般想的，待梨花落盡再讀書也不晚，這樣的李調元才是一個活潑潑的讀書少年該有的樣子。

走進李調元讀書台，不由得想起十年前的初春，到金華山拜謁過陳子昂讀書台。現在匆匆過客。陳子昂讀書台氣象太宏大，層層疊疊的高台階，密密匝匝的蔥翠林木，一處又一處的宏偉建築，透着古樸滄桑的意味，但我懷疑陳子昂在這樣的環境裏如何能安靜讀書呢。那真是層層疊疊般的大氣象，出家人修行倒是個好處所。

到李調元讀書台，是應邀而來，但更像是一場偶遇。我們是步行到達鶴鳴寺的，仰頭一瞥，望見鶴鳴寺飛檐翹角的時候，有「柳暗花明」般的驚喜。

寺前有碑文，知道是李調元讀書台——鶴鳴寺。鶴鳴寺規模小，小得剛剛適合一個讀書人靜處。它靜靜地坐落於淺丘之上，院中高大的梨樹，使人想起前清精巧瓷器上的過牆枝。鶴鳴寺，和鶴鳴寺院裏開滿花朵的梨樹，配上紅牆黛瓦，就是一件精巧的藝術品，如一隻過牆粉彩瓷器，精緻典雅，透着貴氣。坐在吟書亭裏，看花也好，讀書也罷，自己就是這藝術品中的一物，是走得進來的。人景物，有一種特別的默契，彷彿我不是客人，而是主人回家。一朵花，一棵草，以及牆體上的斑駁，都透着親切和久違的喜悅。

在這樣的環境裏，又怕攪擾了讀書人的清淨，但心中有抑制不住的衝動，想要表達點什麼。我想，這裏可以有一張琴，而且只適合一張琴，琴聲悠遠，人不過三，靜靜地，一片兩片的白色花瓣順勢而下，落在琴身上，不言不語，似有聲、似無聲。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非遺」可以很摩登

今日是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紀念正日，多場別開生面的慶祝活動正展開。周日在位於路氹填海區的美高梅劇院正式推出，由張藝謀設計的駐場演出《澳門2049》可謂最受注目。身兼美高梅中國董事長的全國政協常委何超瓊在宣傳片段中說，為了這場騷，她等了張藝謀7年。我就是衝着張藝謀而來。

張藝謀介紹說：「如果以線性時間視角看文明進程，一端是五千年古老文明，另一端是科技加速反覆運算的未來。《澳門2049》將時空的兩端聚於此刻，將東方與西方匯於此地。和而不同，美美與共！」他希望這一次「為大家呈現一個和過往以及全世界所有地方都不一樣的演出」。這一點，他是做到了。

名字源自「50年不變」，但8場演出幻彩繽紛想像豐富。作為國際級的藝術大師，張藝謀駕馭大場面的功力毋庸置疑，但由他帶領來自全球20個國家和地區的科藝團隊和我國非遺藝術家呈獻給澳門大日子的這份禮物，不僅僅是一場精美絕倫的舞臺表演，也傳遞出豐厚的文化意涵，尤其是給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了一個世界級的展示視窗。

不到一個半小時的演出中共有8個節目，以「神鼓·影子」、「呼麥·飄渺」、「苗

歌·空靈」、「岔口·面具」、「秧歌·數控」、「彝聲·海洋」、「美獅·光芒」及「唱書·源起」為名，依序介紹西北花兒、蒙古呼麥、苗族古歌、京劇、北方秧歌、彝族彝聲、中華舞獅、陝北花兒共8項國家級非遺項目，現場更設有8種語言字幕翻譯。

舞臺上，一邊是非遺藝術家們原汁原味地表演，另一邊是數據運算呈現的藝術特效，整台演出令平時我們感覺「老土」的「非遺」活動顯得很摩登，並閃爍着活力。其中節目「彝聲·海洋」，是一對彝族男女在沉浸式的舞臺高歌，一群造型如海洋生物般的仿生飛行器甚至漂浮進觀眾席間，熱情奔放的情歌與奇妙無比的大自然融為一體，聲效視效極佳。

接着的「美獅·光芒」尤其引起觀眾共鳴，因為在這裏，逢年過節或喜慶日子，舞獅是不可缺的節目，但那主要是用人擱起的獅頭獅身隨處走動，傳統有餘，創新不足。但在這舞臺上，在音樂的伴奏、射燈的映照下，穿上特製外衣的舞者們融合了武術元素，維妙維肖地模仿獅子的動作和表情，令這些被視為驅邪避災、招財進寶的獅子顯得很可愛。尤其最後出現的獅子雕塑，據說是由2,118塊金磚組成的數控陣陣裝置，當中涉及到陣陣的乘法、逆運算、特徵值分解等數學概念，也為這場藝術表演賦予科技意義。



細說星光

叢仁

### 張頌文古裝懸疑

這個星期一直還在追《我是刑警》，因不是從上線開始就看，加上內容精彩，要很用心看劇情，所以無暇按計劃一邊看《我是刑警》、一邊看《黑白森林》。反而心思看了一遍上線的《清明上河圖密碼》（清明）和《獵罪圖鑑2》（獵罪2）。看《清明》是因為張頌文，自從《狂飆》後就對他有深刻的印象。張頌文早在2011年已與林志玲合演過《幸福額度》，但似乎沒讓香港觀眾記憶起來，《狂飆》中飾演從魚販走到黑幫大佬的高啟強，他才真正演出名堂。

看《獵罪2》，自然想看檀健次，《獵罪圖鑑》上回劇情說到7年前，美術生沈翊（檀健次飾）與刑警杜城（金世佳飾）因為一張肖像畫結下仇怨；杜城的師父因為這張畫遇害，而沈翊卻無論如何都無法回憶起委託他畫下這張畫的神秘女人的面孔。《獵罪2》這回講述不是冤家不聚頭，杜城在7年後竟然要與空降警局入職模擬畫像師的沈翊合作辦案，但在二人之間的不斷磨合與相互扶持下，劇情中謎團逐漸水落石出。《獵罪圖鑑》是2022年的劇，當時檀健次與金世佳的人氣大概是不相伯仲，但拍了《長相思》第一、第二季

後，已經是身價百倍。

《清明》是由張頌文、白百何領銜主演的古裝生活懸疑劇。講述北宋年間趙不尤一家人屢破奇案，守護都城東京城（今河南開封）百姓平安的傳奇故事。讓大家認識開封府包青天外，也認識一下這套《清明》，劇集本週剛在央視電視劇頻道播出，看了頭幾集，決定爬《黑白森林》的頭先看。而白百何個人認為她主演的電影較電視劇更受歡迎，她拍過的《分手合約》《被偷走的那五年》都是過億票房的作品，這次和張頌文合作拍劇，實在有點期待。相反對《獵罪2》幾位女演員是沒有憧憬的，一來名氣除秦海璐較大，其他年輕角色，甚至很難說出名字。

其實，看《我是刑警》和《獵罪2》有很大的分別，不想用個人感受去判斷，大家有機會看看便會明白，兩套劇確實都在劇情中給觀眾增了知識，特別是刑警辦案時所用的方法，在《我是刑警》中詳盡解釋，更令人理解在城市裝監控的重要，對測謊機技術的應用，也明白了不少。當然，了解到刑警對破不了不少的案件那份堅持，更是讓市民大眾肅然起敬。



《清明上河圖密碼》劇照。作者供圖



演藝蝶影

小臻

### 瓊瑤港劇

瓊瑤的小說很多都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她的小說早期以台灣製作最多，後來大陸也有不少影視製作。相對來說，香港拍攝的瓊瑤作品則不算多。大陸和台灣不同的是後者至二千年後仍有出品，但香港的則只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才有製作。電影方面，包括由邵氏兄弟製作的《船》《紫貝殼》、李行為香港電影公司執導的《碧雲天》等。

至於電視劇，由無線拍攝的瓊瑤劇集都是在七十年代製作。無線首齣瓊瑤劇集是《星河》，於1972年8月在「一三五劇場」播映。顧名思義，它是逢星期一、三和五播出。男主角作家狄君璞和女主角失憶的梁心虹由馮淬帆和黃淑儀分飾，還有仍未憑《啼笑因緣》走紅的陳振華演出。

《星河》除了是首齣瓊瑤港劇外，還有另一個「第一」。大家常常以為《啼笑因緣》是首齣香港電視劇主題曲，其

實《星河》的同名主題曲才是。它由瓊瑤作詞、顧嘉輝作曲、詹小屏主唱，是一首原創國語時代曲。由於它是國語歌，當時沒有流行起來。同年10月，無線播映第二齣自家製作的瓊瑤劇集《夢影》，由甘國亮改編自瓊瑤小說《夢影殘痕》，並由無線第一屆藝員訓練班畢業生主演。

1973年3月播映的《煙雨濛濛》是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視劇，相信電視觀眾對這個故事最有印象，因為中央電視台在2001年重拍。在無線翡翠台1973年版本中分飾男主角何書桓的鄭少秋和女主角陸依萍的李司棋憑著此劇，奠下日後在電視圈中小生和花旦的地位。

《煙雨濛濛》亦有一個「第一」，就是它的同名主題曲是第一首粵語香港電視劇主題曲，比1974年的《啼笑因緣》更早。作詞的不是瓊瑤，而是蘇翁，顧嘉輝作曲、鄭少秋主唱。以後若

有人問你香港第一首粵語電視劇主題曲由誰主唱，請不要再回答是仙杜拉。

同年10月播映的《船》是由當年無線從首兩屆藝員訓練班畢業生中挑選出來塑造為「金童玉女」的伍衛國和呂有慧分飾男主角杜嘉文和唐可欣，他們都是當年炙手可熱的小生和花旦。然而，對今天年輕觀眾來說，為他們熟悉的卻是在劇中飾演配角鄭湘怡的蘇慧倫。不認識蘇慧倫嗎？今天她已經改名為蘇慧慈，就是《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中的龍二太。

1976年，無線製作最後一齣瓊瑤劇《心有千千結》，由石修和李琳琳分飾男女主角耿若塵和江雨薇。此劇的同名主題曲由石修和鍾玲玲合唱，到今天已成經典金曲。此劇有一個特點，是全劇大都在山上一別墅內取景，並用外景車實景拍攝。由於山上大風，演員們即使在別墅內演戲，頭髮和飯桌布仍然被吹亂，非常寫實。